



文通卷二十三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載事

文之作也以載事爲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爲工。觀左氏傳載晉敗于邲及楚師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士。煖如挾纊。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公羊秦敗於敍之事。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若公羊傳載齊使人迂郤克臧孫之事。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則曰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文通 卷二十三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凡此則意隨語竭，不容致思。

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踈，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于前乎。如申生爲驪姬所譖，或令辨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氏，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一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非扛千斛，龍文鼎力，未及此。

智悼子未葬，晉平公飲以樂。杜萑謂大臣之喪重于疾日，不樂。左氏言其事，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則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與矣。載事之文，有先事而斷，以起事也；有後事而斷，以盡事也。如左氏傳欲載晉靈公厚斂雕墻，必先言晉靈公不君；公羊傳欲載楚靈王作乾谿臺，必先言靈王

爲無道中庸欲言舜好問而察邇言亦先曰舜其大智也歟孟子欲言梁惠王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亦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若此流皆先斷以起事也如左氏傳載晉文公教民而用卒言之曰一戰而伯文之教也又載晉悼公賜魏絳和戎樂卒言之曰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若此流皆後斷以盡事也

載文

劉子玄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浮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

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

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

虛設

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則不然。至于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

文通卷二十三
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

假手

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察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之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變于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

自戾

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

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十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諳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撫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於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

文通 卷二十三
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筆削者。可不務乎。

載言

史通曰。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自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于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惟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

序叙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

載言之文有答問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難至有數端文實未易所問不言問所對不言對言雖簡略意實周。瞻。讀之續如貫珠應如答響若左氏傳載楚望晉軍問伯犁蓋得此也至於問則屢稱何也答則屢稱對曰其文與意有異左氏若樂記載實牟賈與孔子言樂皆據此也二文具載則可考矣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名軍吏也皆聚于軍中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文通 卷三十三
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曰武夫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左氏傳載諸國燕饗賦詩之事。但云賦某詩。或云賦某詩之卒章。皆不載詩而意自具。其曰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則知賦七章。以卒。盡八章也。其曰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則知取我聞有命也。左氏於此等文。最爲得體。

言以簡爲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明。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如春秋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隕。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五字盡之。是簡之難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觀此
可知
後三
代之
文

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所靡。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經傳之文。

章句

王弼州曰：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章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劉彥和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

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

交內。義脉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按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禮。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

外字

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邪。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歟。

六經
肖語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使入詩。雅孰別。爰辭抑。一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

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

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誦文協尚矣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其協也亦自然後世之文出於有意其協也亦有意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惟熙易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禮記曰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

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若此等語自然協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二者皆倒上句又協之一體也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爲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說文解鼓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艷字云艷冥果

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密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檀弓文句。長短有法。不可增損。

摯

長句法。如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蒞之。

長

短

短句法。華而皖否。立孫畏。厭溺。

春秋文句。長者踰三十餘言。短者止於一言。如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之類。是長句也。如螽之類。是短句也。詩之文句。長者不踰八言。短者不減二言。八言者。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是也。摯虞云。詩有九言。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然此當為二句。其說非也。二言者。若祈父之類。春秋主於褒貶。詩則本於美刺。立言之間。莫不有法。

容齋三筆曰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無字周禮之癩眊蕘鱻齋臯獻臬蚪濶簪等事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以潜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有旨特增之謚以易名然則謚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

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其語可謂奇矣

而常欲用之以器。則各為益。其詰可謂奇矣。書元符
蕭公。漢聖主之。武恩李善。詰詰者。然也。言。其。詰。為。蕭
二人。用其意。俱同。非王千。歲。蕭。想。曰。幸。其。詰。為。何
辭。姑。謂。之。詰。則。于。早。許。或。賈。文。曰。昔。不。及。今。詰。為。愚
文。曰。良。亦。無。益。詰。為。至。愚。蕭。主。云。然。以。愚。亦。對。葉。對

練字

音 音

劉彥和曰。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
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
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
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
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
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
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
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

選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

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膀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釋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呶呶

鏡 歟音

兩字詭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
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
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
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
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非
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
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黤而篇闡善酌字者參
五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
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

黤音 磨

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譌或以文變子思弟
子於穆不祀者音譌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
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
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
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
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
字矣

一 必使之人國文聖人與神其於遠境而與五文
平而與與神神者已與神而回與神之心
五而與與神神者已與神而回與神之心
必使之人國文聖人與神其於遠境而與五文
平而與與神神者已與神而回與神之心
五而與與神神者已與神而回與神之心

字法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者。所以張文勢。壯文義也。然皆
有法。否則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其不見晒于利木為
棊者。幾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官嚼羽含矣。

或

或字法。詩北山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
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
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風議。或靡事不為。退之南山詩云。或連若相從。或感
若相關。或妥若彌仗。或竦若驚雉。或散若瓦解。或赴

又法者
矣音杏

若輻輳。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此句稍多不能備載。皆廣以或字法而用之也。老子曰。凡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又一法也。考工記曰。脂者。膏者。羽者。鱗者。又曰。以脰鳴者。莊子曰。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隨者。唱喁。韓退之。畫記云。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噓者。嗅者。秣者。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凡此用者。字其原出于考工記。因用莊子法也。

之謂

之謂字法。係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韓退之。賀冊尊號表云。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蓋取易係辭也。

謂之

謂之字法。易係辭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

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凡經子傳記。用此多矣。故不悉載。如爾雅宮謂之室。室謂宮等法。蓋訓詁也。凱風謂南風。皆此類。

之字法。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老子曰。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若易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此又一法也。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可。可字法。考工記曰。故可規。可方。可永。可與。可量。表記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

可以。可以字法。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月令曰。可以登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為。為字法。易說卦曰。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

凡虹
雙出

木果。莊子曰：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又一法也。爾雅：蜺為挈貳，弁日為蔽雲，暴雨謂之凍，又與謂之間用。講武篇亦然。

必

必字法：考工記曰：容穀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月令曰：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不以

不以字法：左氏傳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惡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無

無字法：左氏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而不

而不字法：左氏傳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祀而不逼，遠而不勢，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其

其字法：係辭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急。莊子曰：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

法又一

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雖每句用其字。而二句以見意。又一法也。

焉

焉。字法。祭統曰。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學記曰。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三年。問曰。翔回焉。鳴號焉。躅躅焉。踟躕焉。又一法也。

法又一

于時。于時字法。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

語語。鄭康成云。時是也。

實。實字法。詩云。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

好。實穎實栗。

曾。曾是字法。詩曰。曾是疆禦。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在服

候。候字法。詩曰。候主候伯。候亞候旅。候疆候以。

有若。有若字法。書曰。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

若太顛。有若南宮括。

文通

卷三十三

字法

十三

未嘗。未嘗字法。家語曰：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

斯。斯字法。檀弓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

舞斯慍，慍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之，謂禮。

於是乎字法。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

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

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

有字法。禮器曰：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

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推也。樂師曰：有帔舞，有皇

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左氏傳曰：名有五，有義，有

象，有假，有類。又一法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又一法也。

兮字法。荀子曰：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

已也，分分兮其終始也，厭厭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

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朋也，修修兮其用統

類之行也，緩緩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藏

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

兮 法又一

法又一

有也

乎 于是

斯

文通 卷二十三 字法 十四

然

然字法荀子曰儼然壯然祺然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莊子曰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

而頰音達

奚字法莊子曰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而字法莊子曰而容巖然而目衝然而頰頰然而狀義然考工記曰清其灰而盪之而揚之而沃之而塗之而宿之又一法也

方且

方且字法莊子曰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

似拚音雞

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似字法莊子曰似鼻似口似眼似耳似拚似圈似白似注者似汚者

乎

乎字法莊子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止我德也屬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用悅乎忘其言也禮遜曰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莊子蓋廣此法而用之

廼

廼字法詩曰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

以之

以之字法仲尼燕居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足以

足以字法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也

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又一法也。

也字法中庸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周易雜卦一篇全用也字。

得其

得其字法仲尼燕居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祭得其哀辨說得其當蒞官得其本政事得其施。

以

以字法太司樂曰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

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周禮此法極多。不能備載。

日

法又一

法又一

法又一

曰字法。洪範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周禮凡次叙其事，皆類此一法也。周禮小胥曰：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洪範曰：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此類不言數，又一法也。大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易象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

民爲非曰義。凡此類又一法也。

得之

得之字法。莊子曰：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之以

之以字法。禮運曰：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所以

所以字法。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

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儆鬼神也。五祀所以本祀也。

存乎

存乎字法。係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慮無咎者存乎悔。

乎莫大

莫大乎字法。係辭曰。法象莫大乎天地。通變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以知所

知所以字法。中庸曰。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

矣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矣字法。六月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下皆類此。不能悉載。板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雖每句用矣字。而上下之意相關。

字連五

連用五字。如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甚奇。

之焉謂

焉與謂之間用。如爾雅五方篇。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

名謂之鷓鴣。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邛邛。距虛齧甘草。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蹇。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軹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焉。

則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服疑何字法。如天問篇。句句用何字。雄視千古。

何

對待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臯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宋晝吳冶。刻

言對
事對
正對
反對

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
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
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
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
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
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
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
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
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

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
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擬人之譽事對所以
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
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
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
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
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
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騃駑爲右服也
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跲蹠而行也

音蹠
音蹠

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垂耳目。必使
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

交錯

文有交錯之體。若纏糾然。主在析理。理盡後已。書曰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莊子
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
非指也。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
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國語曰。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
善不善進。不善善蔑由至矣。穀梁曰。人之所以為人

文通 卷三十三
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此類多矣不可悉舉然取莊子而法之則文斯遠矣

複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又云吾無糧我無食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爲複矣

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詩曰云誰之思

文字之妙各極其趣所謂有物則必有則也

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思賢之意自曲折也又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書曰眇眇予未小子此謙托之意自曲折也又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此告急之意自曲折也復字用于詩文中。最難雅馴。楊用脩取三百篇諸書之複。依均彙集。惟伐林者諗焉。

容齋隨筆載王季朗云太學士嘗戲作人焉度哉論以人焉度哉一句複作數轉大可噴飯

晉蘇蘭璇璣圖詩。裴徊宛轉。寥寥千古。白雪陽春。周

于秋絕調

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序曰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蘇道賢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智識精明儀容妙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妬滔字連波右將軍于爽之孫朗之第二子也神風偉秀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克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詔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初滔有寵姬趙

魚與能掌兼之可稱福人

更得陽臺譜入管絃

適為絕快連波不可為將

千古情語

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蘇氏時年二十三。及滔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迺携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為迴文。五綵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悉通。蘇氏笑曰。裴徊宛轉。自為語言。非我家人。莫能解之。遂發蒼頭。

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盛禮。迎蘇氏歸于漢南。恩好愈重。蘇氏所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弗獲。而錦字迴文。盛傳于世。朕聽政之暇。畱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文。聊示將來。

載言之文。有不避重複。如穀梁傳載麗姬。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家乎。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

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此不避重複一也
家語載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
氏將祭而忘其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亾今過期
而亾此不避重複二也公羊傳載陽處父諫曰射姑
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於是廢將射姑入君謂射姑曰
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此不避重複
三也及觀檀弓載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
馬自爲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云
云曾

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然檀弓但云以子游之言
蓋避重複也又左氏傳載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范叔見勞之如郤伯欒伯見公亦如之夫三
述晉侯之語固未爲害而左氏兩變其文蓋避重複
也

此亦不悅不可使將於是廢將射姑人君謂射姑曰
 表晉荆之請固未為害而三九兩變其文蓋幾重寡
 大也夫或外是幾之咬浴自樂自是公亦咬之夫三
 蓋幾重寡也又云九對薄音相薄浴自是公曰子之
 子以子執之言告於首子然置言曰云以子執之言

孤行

天下物之孤者最貴。品之孤者最高。調之孤者寡和。
 注之孤者必勝。角之孤者必瑞。如金毛獅子墮地獨
 行。不求伴侶。奇矣哉。及乎文字。匪假發端。必藉助語。
 文之弊也。尚且纍纍之也。若若乎而。謂尚書無一也。
 字不駭且笑。豈有文。至千萬。不相復襲。而辭理燦然。
 者哉。然亦有數家。各自為體。妙出天然。或文字接屬。
 而理義炳蔚。如周興所撰千文。詞古節迫。四言一韻。鏗
 錫如響。隋潘徽所撰萬文。實追其蹤。或不接不屬。而

通音叶響律呂相宣如韻會所收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合之則平上去入共歸其母分之而陰陽平仄自叶其均中雖有複文而音屬轉注或一字數音義隨音異而聲響懸殊亦不可爲同如近世千家姓亦復可觀皆以一言成句一字成書真天地間絕奇之體寥寥千古可謂獨而無耦孤而寡和者矣與夔之一足跖蹠而行者異矣文章微妙夫言豈一端而已也

贗

贗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竒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

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于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耻于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假重于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托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附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充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

又有非僞而僞者。文子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於勾漏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托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

可恨

偽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援引

凡伯刺厲之詩而曰先民有言。吉甫美宣之詩而曰人亦有言。胤戾之征乃舉政典。盤庚之誥亦載遲任。或稱古人言。或稱我聞曰。是皆有所援引也。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僞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記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

不通 卷二十三 援引 廿九
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
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却至聘楚辭言云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
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故詩曰赳
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
也。

攷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益常體也

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

見國語

周書爲西方之書

見國語

以咸有一德爲尹誥

禮語

以大禹謨爲道經

荀子不

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

左氏

不曰五子之歌而

曰夏訓有之

左氏

直言鄭詩曹詩

國語

上稱洵曰武

曰左氏

或稱芮良夫

左氏

或稱周文公

國語

指那頌

卒章爲亂辭

國語

摘小宛首章爲篇目

國語

數章之

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

並左氏傳凡

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攷焉毋謂無補陳氏

之言。予論有契焉。

節節引起者。如大學邦畿章。中庸尚聚章。節節引詩起奇絕。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譬况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又曰。罕譬而喻。夫惟博故能罕也。宋陳騏曰。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可無喻乎。抑嘗攷之。詩之比。似矣。易之象。皆本自然。非聖人因象。後畫故象。不可爲譬喻。以其皆實事。非寓言也。各爻亦隨爻爲象。亦非寓言。張橫渠曰。象皆實體。所謂仰觀俯察。取象物宜。非寓言也。卦爻小象。容有寓言。楊信州曰。小象亦無寓言。如豕。

負塗載鬼一車。歐陽公疑之。遂指謂非聖人之言。以事理斷之。豕安能負塗。車安得載鬼。至于一車乎。極爲不通。險恠之論。然以象求。則爻之乘承比應。內有豕象。有負象。有塗象。有鬼象。有一車象。合之爲辭。所謂以疑事爲象。亦以意取象。所以取是義者。雖以意得之實。睽卦內所有合而相比。乃見其如此。若有似于寓言。而實有此象。據睽爲言。故謂六爻皆實事。非寓言也。然則象之與譬。况有間矣。太古之人。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

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詭僞。則智者正之。譌甚而殺亂。則智者正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寓言十九。在莊生自言之。淮南子曰。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肩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噫。六書已有假借。而釋氏全用此法。以瀉漙心。愈博愈罕。生機。鬯然矣。

假喻

曰假喻。如黃帝鼎湖之事。曰采銅鍊剛質也。登彼首

山者就高明也。大鑪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濟中和也。羣龍者衆陽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也。治成而上。則精微所徹。去人遠矣。羣小臣智識不及。攀龍子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善世利俗之具也。民懷之而已。號以決慕藏。以奉其傳也。

直喻

曰直喻。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論語曰。譬如北辰。莊子曰。淒然似秋。此類是也。

隱喻

曰隱喻。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不下漁色。國語曰。歿平公。軍無秕政。又曰。雖蝎譖焉。避之。左氏傳曰。是豢吳也。夫。公羊傳曰。其諸侯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此類是也。

類喻

曰類喻。取其一類。以次喻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歲日月一類也。賈誼新書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陛地一類。此類是也。

詰喻

曰詰喻。雖爲喻文。似成詰難。論語曰。虎兕出於柙。龜

文通 卷二十三 四三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左氏傳曰。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此類是也。

對喻

曰對喻。先比後證。上下相符。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荀子曰。流丸止于甌臯。流言止于知者。

博喻

曰博喻。取以爲喻。不一而足。書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殮壺也。此類是也。

簡喻

曰簡喻。其文辭略而意甚明。左氏傳曰。名德之輿也。揚子曰。仁宅也。此類是也。

詳喻

曰詳喻。須假多辭。然後義顯。荀子曰。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此類是也。

引喻

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證其事。左氏傳曰。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禮記曰。蟻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類是也。

虛喻

曰虛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颺易似無所止。此類是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楊用修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筮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

書曰：迂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迂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

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璵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為命禘。譔草創之。左氏遂謂禘。譔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竭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

語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諸如此類。真可謂罕譬而喻善。繼其志者哉。

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厥有定理。而史之敘事時亦

備善繼其志者。始
 謂曰。辭意忘。衆辭。衆忘。言辭。收。此。賤。真。何。賤。罕。贊。而
 唱。小。猶。寒。賤。西。賦。因。賤。辭。之。賤。矣。諸。侯。漁。色。于。下。

助辭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末。是
 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
 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厥有定理。而史之叙事。時亦
 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墻。則且以不君為稱。欲
 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
 端也。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書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
 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寄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

雋永者矣。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儼樂之有相也禮無儼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傳曰獨吾君也乎哉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多也左氏傳曰王事無乃闕乎又曰其無乃是也乎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為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為多禮記曰言則大

與乎而疊也紛不詞

矣美矣此不嫌用矣字為多檀弓曰美哉輪焉美哉負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左氏傳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平國未可量也此文每句終用助辭讀之殊無齟齬艱辛之態左氏傳曰以三軍軍其前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則當用其字為有力公羊傳曰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則當用焉者字為有力毛詩語助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

文通 卷二十三 助辭

用只字如毋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
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
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
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侯我於著乎
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
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
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
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全用只字太
玄經其人有輯抗可與過其些字獨招鬼用之耳

奪胎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
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剗費無
忌教却死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廩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
而魯隱危樂書構却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郈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
謚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

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植，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謂奪胎之妙。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息時倒法

宋陳騏曰。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春秋書曰。吳子謁伐楚。門於巢。卒公羊傳曰。門於巢。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然夫子先言門。後言於巢者。於文雖倒。而寓意深矣。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故與巢得殺之。若吳為自死。死又所以疆守禦也。仲山甫誠歸於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

盜所隱器于義皆不害也。禹貢曰：厥篚玄纁，編又曰：雲土夢作乂。用織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乂，烏足與知此。同而實意不同。曰：吳子於外，禁欲果不如此。

此義本之洪容齋楊用修丹鈔亦載之

焦弱侯曰：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為長，亂之為治，擾之為順，荒之為定，臭之為香，潰之為遂，釁之為祥，結之為解，坐之為跪，浮之為沉，面之為背，糞之為除，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

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不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縉，以結訓解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子於江，以浮訓沈也。馬童面之，面縛銜璧，面規架而改錯，以面訓背也。為長者糞，以糞訓除也。

湯霍林曰。今人文絕不知有倒法。文之脉在動。動則轉轉之妙。全在用倒。昔人所悟。升裏轉斗裏轉。地理家所謂橫來直受。陽來陰受。皆轉法耳。至倒法尤難。明有意倒者。有句倒者。古人文意深遠。旁見側出。卒無不用倒者。今人尚不知順。何言倒哉。下如莫不...

接屬

文有上下相接。若繼踵然。其體有三。其一曰敘。積小至大。如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類是也。其二曰敘。由精及粗。如莊子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

文通 卷二十三 五三
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類是也其三曰敘自流極原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類是也。

告戒答問

唐虞三代君臣之間告戒答問之言雍容溫潤自然成文及春秋名卿才大夫輩爭重詞命婉麗華藻咸有古義秦漢以來上之詔命皆出親製自後不然凡有王言悉責成臣下而臣下又自有章表是以束帶立朝之士相尚博洽肆其筆端徒盈篇牘甚至於駢儷其文俳諧其語所謂代言與夫奏上之體俱失之矣。

其文世前其語世前外言與夫泰上之辭與夫文
 立陳之士財尚對命其筆辭與與辭與夫至及能
 下王信悉責如曰下而曰下又自自章表是以來常
 自古美泰對以來上之命皆出與與自與不與凡
 如文又春如台噴木大夫輩等重國命與與華與與
 與與三九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告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數事

數音所人行事其體有三或先總而後數之如孔子謂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

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類是也或先數之而後總

之如子產數鄭公孫黑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董隧之盟

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此類是也

或先既總之而後復總之如孔子言臧文仲其不仁

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

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此類是也

目人列氏

文有目人之體有列氏之體論語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目人之體也而揚雄班固得之左氏傳曰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此列氏之體也而莊周司馬遷得之

蹈襲

歷觀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固出於蹈襲。實理之所
在不約而同也。略條于後。則可推矣。詩曰。禮義不愆。
何恤於人言。左氏傳載士蔦稱諺曰。心苟無瑕。何恤
乎無家。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氏傳載公子重
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詩曰。不愆遺一
老。俾守我王。左氏傳魯哀公誅孔丘曰。不愆遺一老
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此不約而同一也。左氏傳曰。晉
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家語曰孔子適周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不約而同二也左氏傳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此不約而同三也左氏傳載周子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國語載吳王曰狐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此不約而同四也國語載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左氏傳載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此不約而同五也攷工記曰柘為上櫪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此不約而同六也

文通卷二十四

人物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其惡可誠其善足傳死之日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自尚書知遠踈通網羅歷代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閔天若斯人者或縱暴滔天或累仁絕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

行事三傳並作。史道敦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
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並
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
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
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子長之著史
記也。馳騫古今。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盍
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
齷之甚乎。旣而孟堅漢書。牢籠一代。亦云備矣。其間
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

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
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
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楊干。而陳壽國志。王隱
晉史。遺而不編。斯亦綱漏吞舟矣。東漢一代。賢明婦
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
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
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
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
使彤管所載。將安準酌。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

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旣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按其鄙事聚而爲錄不其穢乎斗宵之才何足筭也若漢傳之有傳寬斬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愷若斯數子者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課虛成有不亦煩乎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可不慎哉

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羲之
 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
 每切鄙之夫。以二經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說以
 俗士不可為史。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為南史
 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
 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
 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
 者。亦夢沙門誨之。課經臨刑。刀刃為折。及反訊之。則

俗士不可為史

俗士之為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為南史
 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
 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
 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
 者。亦夢沙門誨之。課經臨刑。刀刃為折。及反訊之。則
 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羲之
 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
 每切鄙之夫。以二經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說以

經觀音

高王經

盪愚俗。愚俗流遁。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徒。臨刑墾
誦者比比。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射虎。難再
效耶。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者無識以紕之邪。不然
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間有此氛侵。欲肆行於天
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託爲靈響。以驅一
世於杳昏之地。爾延壽等輒爾特書。可謂無識矣。大
抵此等皆小人之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
得而輕於冒法。及觸憲綱。又無計以自釋。惟起倖心。
冀空飛而隙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胸

次而不可破矣。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
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
皙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段而後皙。
今也不皙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
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
葬。而曷不能報譖殺已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
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已之太子。其昧亦甚矣。且將以
爲強魄邪。則三十六弑君。不聞報其臣以爲忠亮邪。
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謨景裕。事可

知矣。雖然以左氏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爲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晏。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咒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世固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爲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陞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場兔落之俚儒也。

鑒識

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是以三王受謗。值魯連而獲申。五霸擅名。逢孔宣而見詆。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焉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哉。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而竟不列于學官。公穀理僻言野。私淑才劣。爲世所推。王克著書。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劣固而優遷。他如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豈謂濬發于明心。受嗤于拙目耶。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

文通 卷二十四
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異同文舉。逸等公幹。含章如子雲。飛藻類長卿。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縛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雖然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盡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辨識

劉子玄曰。史之爲務。厥途有二。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上也。編次勸戒。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下也。三者苟闕。夫何爲哉。昔魯叟不獲三桓之勢。龍門無假七貴之權。而近來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代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夫才非河獻。識異淮南。欲重而彌輕。旣而齊撰國史。和士開惣知。唐修本草。

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爲南董之前。周勃張
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若直如南史才如馬遷
精懃如楊子雲。諳識如應仲遠。督彼群木。藉爲模楷。
可矣。今之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
步。坐嘯畫諾。凡所引進。或以勢利升。或以干祈擢。遂
使江左以不樂爲謠。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笑
歎也。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
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
不習於經典。負乘致寇。悔矣。旋生五尺童子。猶調笑
矣。唯修史則不然。或卒歲無述。而人莫之知。或輕弄
筆端。而人莫之見。地處禁中。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
以藏愚。綉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中威。所不能及。斯
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昔丘明之修傳也。以
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
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于私室。立言垂後。何必身
居清淨。跡叅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退
狀評議得失者哉。

文選 卷之二十四
鐵却鑿于靈之立。出。藏。外。各。山。其。固。之。史。書。也。出。
固。素。食。之。富。子。以。新。之。斷。獲。也。昔。立。即。之。參。轉。也。以。
以。燕。愚。絲。亦。置。昔。而。不。詣。歸。雖。取。中。其。而。不。詣。又。淇。
筆。端。而。人。莫。之。具。此。與。禁。中。入。同。古。世。而。以。養。世。而。
矣。郵。參。史。限。不。然。如。卒。燕。無。表。而。人。莫。之。味。如。彈。弄。

不語

路史曰。見備而知。後世之有。狗。觀。攝。而。知。後世之有。
纂。聖。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
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
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于。履。常。
蹈。正。者。率。致。其。略。而。于。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
若。張。騫。之。遠。使。衛。霍。之。鏖。兵。石。虎。齊。昏。隋。煬。之。奢。靡。
幽。靈。呂。武。羣。后。之。污。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
布。巢。泚。安。祿。山。之。階。禍。與。夫。莽。不。懿。裕。梁。全。忠。之。漸。

文通 卷二十四 九
逼每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于騁辭。而不知中人以下實衆。而聞見之易于溺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品藻

夫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而世之稱悖逆者。輒云商卣論忠順者。類曰伊霍。彼徒以厥跡相符。不必差肩。步武自遷。固作傳品彙。相從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用此爲斷。粗得其倫。亦有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蓋史官之責也。班書古今人表。分三科。定九等。言亦高矣。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于他子。難爲等倫。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折中罔聞焉。楚王

過鄧。三甥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不忍亂謀。失權加罪。三甥固見機而作。決在未萌。自當寘諸雲漢。何乃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其敘晉臣舟之僞。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述燕客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或珍瓠醜而賤璠璣。或策駑駘而捨騏驥。江充息夫躬禍。延儲后。毒及忠良。過於石顯遠矣。而敘之不列。奸凶楊王孫狂狷之徒。而與朱雲同列。諸如此繆。其

累實多。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考其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而輒與貞烈爲伍。稽康高士傳。顏回蘧瑗。獨不見書。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也。近代史臣所書。往往而然。如陽瓚。劾節邊城。其劉卜之徒。歟。而沈氏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珎砥節礪行。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頗文章不足。武藝居多。首階逆亂。撰隋史者。不

能與臬感並列，卽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吉士爲伍，豈其類乎？光武受誤於龐萌，曹公見欺於徐邈，列在方書，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答，而作者不能使善惡區分，誰之責歟？夫能申藻鏡，區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懲勸永肅，激揚不朽，乃稱人倫之鑒哉。

忤時

劉子玄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于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亾，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願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

可五不

言矜其費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

我甚明尤

二

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

文通 卷三四
三
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益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王闕。斯竝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揚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銘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竝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

文通 卷三四
四
忤時
十四

文通 卷二十四
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
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
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
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
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
尚書牛弘嘗問之聞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
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
宗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
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僕旣功虧刻鵠筆
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唯明公足下
哀而許之

文通卷之二十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才略

文心曰。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竝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縟錦之肆。遠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

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䟽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荀况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摠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于筆，氣形于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豎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于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

文通 卷之二十五
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壁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龍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于文跡、其爲才也。崔傳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隳、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綵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栢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踈、孔融

何遺
老曹

氣盛于爲筆、彌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于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

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琅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揚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邵趙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鶴鷄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詠，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踈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幹之實木，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于長篇，季鷹辨切于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

于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僊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千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論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程器

劉彥和曰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類不獲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不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諛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踈。丁儀貪

武

賤職
下位
可矣
爾乎

文通 卷二十一 五
婪以乞貨。路粹舖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狼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于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汭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鬻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

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謂此江河以騰湧。洎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庸有聲。故文執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

安得
兼資
之士

文通 卷二十一 五
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綱中。散采以彪外。梗柟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浮詞

史通曰。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今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歛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邳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

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傳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今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伐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情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立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殊錯

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二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

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仰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言贈其詩曰。虢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曼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令德。棗是也。心挾

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鑒裁非遠智
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
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
才蕪者須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
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
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爲二叟
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
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
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
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
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返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
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故
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
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
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指瑕

文心曰。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古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

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
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誅
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
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
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
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宜
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實際奇至之言終無撫
叩酬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
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
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
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
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
人美辭以爲已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
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
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
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
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

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駮，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筌蹄，選勇而驅闔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彙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客作

唐書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何常之會，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太宗怪其能以問，何對曰：非臣所能。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之，未至，遣使趣者數輩，與語甚悅，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疋。

具草

北史邢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於時袁翻祖瑩，文筆先達，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

厚顏

皆厚顏

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已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表章。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文人以技相憎忌如此。客作二字。初見吳志焦先傳。乃更見於是。陳用揚曰。予與宋仲石入覲。途中切被相騁。予謂二字甚古。但恍惚記所出。應聲輒啞。卒為所困。今竟得之。時在山東。宋官山西。恨不即蹂碎大行也。

知音

感慨纏綿令人欲淚

劉勰曰。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

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麇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麇。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恠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

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凡操十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

培音
剖

六觀

以入情。汨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目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惟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惟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益聞蘭爲國香。服媚彌

異采

芬。書亦國華。翫澤夕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揚白雲。... 知余之異... 是與惟知... 惟深... 然內... 警春... 其垂意焉。厥媚彌



